



程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九

行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
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曾祖汝能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
妣蔣氏贈清源郡太君母氏贈雲安郡太
君查氏贈滎陽郡太君

祖寶臣故任殿中丞贈左正議大夫

妣周氏贈吳興郡太君

父幾故任朝散大夫尚書主客員外郎贈左金
紫光祿大夫

妣曾氏贈魯郡夫人吳氏贈建安郡夫人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昶
舉其族朝京師太祖悉官昶故臣公之高祖與焉
道維揚樂其土風因徙名數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
皇考傳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班班在士大夫間公
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辦而
者學益力兼晝夜不息嶄然見頭角云海太學太學
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公公安石以新義論

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察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
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為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
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凡案他書雖世通行者
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
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耦餘十年黨友鑄說公
蓋少自貶公嘆曰此天窮我非人為也一第自有時
心之是非可改邪父之建安黃公齊為大司成得公
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婁置前列明年大比黃公同
知貢舉欲擢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成
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三年也解褐

未幾服太夫人喪築室墓左蔬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荆南府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卻之郡遣別駕從數十騎踵門強起公公卧不應改徽州州學教授未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高平范公宗尹公同年進士也為上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於是復有旨趣召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始與公言云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技

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其避寇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為難身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益弱虜氣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強勉以為之今以為難而不復有所為以待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已袖手竊嘆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五六及至於靖康則陛下以為與宣和孰難靖康之末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八九及至於建炎則陛下以為與靖康孰難由此

言之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也蓋
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
之憂今而亦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條仁宗聖訓
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其人材歲星
間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郎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
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
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
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
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
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

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
并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
馬光呂誨爭以爲絀祖進父神宗皇帝亦謂周公
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
配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爲
祖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合祭昊天上帝
皇帝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是隆
祐太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
日未及尊稱太后蚤儼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
元符三年五月復太后爲元祐皇后詔書徽宗皇

帝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家婦之意明甚崇寧初權臣恃禮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

一有定位二字

已正於元符

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地宗廟乃不果冊撫州守言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卻其圖勿內臺臣繼公劾守奪其州間一歲進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官起居郎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徧訪羣臣公獻疏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

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與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于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只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

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氏類此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襄撥亂之事也則爲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爲之任賢使能拯恤百姓之事也則爲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疏奏識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財萬疋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爲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計司督趣郵傳勞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吏震稟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爲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盍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愉戶懌驩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塗出發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轉運使移州共御爐炭下其式膚理非若胡桃鶉鴿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政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它日還朝從容爲上誦其語上曰

朕服御膳着未嘗問精粗况附火取温煖而已豈較
炭之文色耶嚴地陘印給鄰壤歲漕粟以澹之舟
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為常嚴人
輒請令婺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紆輓運勞公曰民
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也且未有籍婺而輸嚴者
言於朝復其故徙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
半道除起居舍人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
秩左通直郎服三品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
縣卒故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令令郭彥象械之獄
俊怒訴於上詔為罷彥象上言彥象不畏強禦無罪

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徭公言兵興以來士大
夫及勲戚之家科敷與編戶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
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况將相之臣乃不
能體此乎除日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託進擬不
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
餘採弊裨闕所還制勅甚衆如論平江檢澇官吏不
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事多施行遷兵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願
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解嚴詔百官各
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公一

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爲知己排權倚貴亡所避
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在也公實扈從次
平江羽檄押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
不肯爲其爲上所敬如此春禮日加且將授以政異
意者皆側目視公公畏護之就連拜章請郡上不得
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入辭上諭以即大用復
曰台州陳橐治郡有迹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
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纔下除徽猷
閣待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括蒼者三
年上念公未嘗置公弟駕部郎居修以職事對上曰
卿兄某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上論
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
賢否上舉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
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溫
州始秦丞相之參知政事也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
意銳甚既爲相所言皆不辭公疾其詭言於上曰檜
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
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
相數月必有以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
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慙怒前好

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爲所容在溫半年
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美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容
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
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晚節權益張尤畏惡
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嶺海間屢繫無虛郡雖公闔門
託疾猶奪微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紹興二
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里第其年六十有
五累官左朝散郎爵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
年夏五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孫墓村楊
塘塢公沒之年秦丞相薨 太上皇親撫萬機

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護且謂子一子官用子登朝
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高亮儀禮豐碩進言滿堂其
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關非爲己任自其少
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減以覺世
迷於是稽參雋艾鈎索聖編推新學談祛邪道之辭
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先生
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猶畏其
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髮擲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
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以成書爲毛詩
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

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來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
罷祀享什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博士弟子員國論
略定然餘朋遺黨合力詆沮所以擿正道者真端履
太上皇持之堅既不得逞則陰挾故習俄可間隙謀
者懼焉會故相韓儀公忠彥請謚公時贊奉常引儀
公熙寧初闢近臣坐講之請以定謚上謂自是君尊
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淫辭曲說厚誣天下
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送賓之義天下卒莫之
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謚曰文禮盡發王氏之謬以
警在列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謚
諸君論曰... 不為改其在兵部
以事請謚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為士大夫心術之害
公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
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
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
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
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於此為上陳安
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
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豈謂是矣於是請以辨學為
賦上許之公序上海... 名公卿斤

王氏者輩出猶不能廢至公上辨學而揚先生三經
表亦列於秋府二書相經每孔孟之本指始明士
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宗王氏蓋太
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生諸賢之助
也公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論語感發十卷
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
一卷公奉祿入門班昆弟字孤幼無留者兄居安蚤
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鄭祀任弟居厚以官逮公
之季子猶布衣云娶馬氏贈碩人二子曰復右承議
右承議郎安府曰從右承議郎湖州長興縣丞五女
長適右明奉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仲煥次適右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亢次適將仕郎傅公本
次適左從政郎信州玉山縣丞孫埏次適右承奉郎
朱喆孫男五人曰椿楫柎植棠孫女一人尚幼公位
禁從當書于史碑于隧謹撰次爵里族系壽年行治
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竣立言君子謹狀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一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代父倉部作

潘氏望榮陽別居金華者為大族孺人幼明晤其在
傳織紉組紃敏而毓父母愛之尤環里中相厥對惟
湯君偉協乃女焉既孀湯氏釐身治家皆應儀矩姑
俞夫人晚喪明孺人時寒燠奏甘羶躬饁爨貯藥物
之良者而敬進之朝夕虞侍俞夫人至忘其疾於內
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恩妾媵童奴皆得其驩
心疾黨以病告者說珥施服亡所愛湯氏先故無仕

者孺人開其夫以訓子子烈始士其服委身於學客
至孺人立屏間耳其語或肄經訂史欣然共具甚設
烈用是居隱約而多致諸公長者卒就其業中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第主明州奉化縣簿聯板輿之官里
人紀之二十九年正月朔旦天子稱觴慈寧宮勞問
高年以差受寵有秩者父若母慶賜有加湯君以子
故即其家拜右承務郎致仕孺人實偕被命書集事
成福鄉先生之評賢母者孺人必在其間隆興二年
閏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於
是承務君沒五年矣考諱亮妣胡氏男二人長即烈

今為左從政郎新差去建寧府府學 授次日照業
儒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朱熙績餘未行孫男一人
曰椿子烈等將以乾道元年二月五日祔于赤松東
關原湯君之墓前葬狀其行誥銘予與其子游舊矣
其又何辭銘曰

湯世墳僚委祉于後徂相我初內德之茂厥承惟飭
發身以文納詩幽宮尚遠其聞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毛在衛以姓著君故衛徙也始君曾大父廣名數籍
衛之江山大父遠游金華樂土風遷焉父辰宣和間

材進士妻上禮部留落亡所遇君甫學而孤不忍以
門內細故憂母夫人置其業躬井曰勞事綱理勤甚
細大成有節法資簡朴與人語傾盡無留藏文弟以
養歸君終君之世字其孤不怠兄之子大方稱失父
君使借其子學程督提掖端族莫能名厚薄其將沒
也諸子前受所欲言獨飭以學不它屬君講公亮字
明叔卒年四十有六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有二日也
娶陳氏子四良能大年大節六任女五長適進士邢
文昌餘未行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有四日葬于智者
山之右先葬大年迹君之實來謁銘予雖未嘗與君
際然大方大年俱從予講書且聯里閭是宜銘銘曰
陽宇陰窳誕惟民彝適嚴厥終銘以昭之

松陽葉君墓誌銘

宣和中盜發幫源旁郡姦俠譁起和賊勢怒張大
吏或叛官守亡城社羞汙印敦閭里以氣自許者望
旗鼓迎自屈墮名隊節項背相望當是時松陽葉君
獨以孝著君以眇然儒者奉其父匿山中粹與賊遇
奮前羣敵其父被三四創猶不少却賊內刃相顧曰
是人以死代父孝子也殺之不祥遂迎引去父子迄
皆全鄉老嘗在兵間者道葉君至今不去口嗚呼是

可軼其傳哉君諱洵仁字行中曾祖某祖某父某君
少者學游場屋輒不稱既孤家益落太夫人憂勞甚
君不忍私其力於鉉槩乃罷舉治耕稼以寬親意居
亡何貧用饒行儕輩交勸君卒業君固已倦游不復
言課試事矣暇日親程課子孫以學復為儒家晚節
傳家政觴詠自適蓋年八十有一而終乾道四年四
月十四日也娶潘氏男四長琨次栴次璵次璉先
君卒栴榘出繼女二長適秉義郎邵績次適進士周
炤孫男五重開重光重熙重規重易孫女五曾孫景
先尚幼後一歲某月某日琨奉公喪葬于某山某原
重開來謁銘重開嘗從丁游道君之葬稽參古制凡
隱禮夷教悉屏棄弗用六不怵於俗如此可謂難也
已銘曰
寇方興時大棘乎虜囂
祗子職瑒之堅寔之密維旌
君詔無極

朝散潘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春正月庚午右朝散郎賜緋魚袋致仕潘
公卒于夔之里第越三月諸孤狀公之壽年且系履
蹟屬某銘某雖侍公晚一見意浹歷年輩盡惻款異
乎世俗所以相期者此意其可負矧公于景寔在歲

癸未實借以進士拜教于廷視公蓋文人行也敢他
議遂次其語曰公諱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廬之宗
陽人曾祖幹以耄老望其里祖珂以謹方厚其家考
宗回以文藝官其族傳三世而門益大始公之考
迹農畝按科級校中秘書浸光顯矣中更憂患無復
當世意專林丘之樂者數十年晚得復州非其雅志
將辭行章未上而卒公樂易安恬甚似其先人自為
童子時被除遨嬉委己於學母葉夫人愛之尤每抑
止之公愈自力少長入成均從四方士游聞見日博
京都失守有謀虜剽諸生者公方與同舍郎環坐虜
且至眾駭龍驚或勸趣自裁公徐曉坐人曰死當擇所
未見虜逆自斃與自經溝瀆耳既虜入兩齋云所
得舍去事定眾皆以識度歸公公事復州孝晝夜淬
厲蘄世科以慰滿其意再試禮部輒不偶郊祀任子
復州婁欲上公名公固辭復州亦不能彊也後子景
珪秩得封其親命書數下公以前嘗止復州之奏慨
然曰舜父澤而安子榮寧喜志取平居不御簪裳不
書爵品終其身其沒也諸子始敢以朝服斂公始自
松陽改築臨江臨江藝之郊也晚歲徙郊而城其居
蓋三徙焉紹興丙辰歲大侵糲米斗千錢公既發廩

不足則崇厚貲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
給民勸趣償惟恐後公閱民償之不易也歸初貸復
絀其一甲子歲水並舍有僧廬公望擊楫危水怒
張屋廩廩欲仆衆方左右視迫休亡計踰望波濤間
有棹舟至者呼公亟濟僮僕相賀更生前扶公即舟
公顧同遊者尚數十人嘆曰吾去是曹其魚矣乃諭
舟人姑寘已先載餘人舟人曰吾德公長者故犯險
脫公耳餘子何爲者公曰此距平陸不十里汝不憚
一往反之勞厄此者皆汝生之也舟人義而從之衆
畢濟公乃濟其於死生緩急之際先人後已如此甲
戌盜發旁郡流殍交道里民窮空競持破磴敗絮來
質主帑者以白公公一第與之居數日填溢棟宇公
有喜色益市官粟舟相銜下以平貴糴比間不復知
有艱歲後民稍稍入金請所質亡給者發田恃陂塘
爲命天不雨尺競寸攘闔閭斃踣者相望公有塘曰
葉亞漑數百頃獨聽民取之不爲禁斥塘下田以廣
潴蓄或獻疑以膏腴可惜者公曰鄉隣安則吾安矣
別墅占婺之西湖旁兩塘廢不治公發錢數十萬新
之人賴其利時公未嘗有寸田居其間其他如代官
逋施私責恩鰥寡逮困疾旁及棺槨殮藥橋梁井泉

之屬給予除治亡所靳松陽學故有田軍興調度急
更質其田而學廢公以錢百二十萬贖歸之學以復
與其後為吏者不復顧省學又廢公不得已歸諸郡
庠處之學所以裕於養士者繇公之助也顧嘗者淳
圖老子說頗留意塔廟土小事泐河以東為二氏徒
者多借其聲以行莫年一繆安者稍謝絕之而
鄉儒者浸篤游士亡資一就業焉公隆於

教子訓導嚴飭宿禮善士相與浸灌礪磨故多鄉方
者季弟好仁卒未幾又喪其壯子公收其遺孤教養
之甚有恩意家政儉而肅有妾治衣櫛垂三十年挾

寵微驕媚公一旦資遺之人咨其斷歲時賦租必差
擇精好者先畧輸之官一敬尤樂佐公上之急屢亮
職江公以錢千萬奉一詔增秩加賜五品服而公
意初不在賞也獨喜著一百有詩春秋語益中庸說合
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一其九月丁酉葬於墓之金
華縣慶雲鄉東鄉墓年七十公先娶孫氏贈安人
左朝奉大夫夙之女再娶陳氏封宜人左奉議郎
之女子男六人景廷右朝散郎大理正重修勅令所
刑修官兼權尚書刑部郎官次景參次景一意左迪功
郎新太平州州學教授次景愈次景宗必次景良四女

長適右承奉郎兩浙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在尋適右通直郎新平大平州蕪湖縣蘇州文道將
仕郎趙善蔚次適右通直郎新監行在大平惠慶局
王注次尚幼孫男五人自厚自得餘未名女一人自
公之歿遠其葬緝蓋於寡嘗受公施者奔走幾矣于
堂于門可途其聲相及鄉之人雖澗隈山曲亦公言
皆倚耒投耜咸有悅但色嗚呼是豈苟然哉哉
曰

豐吳盈變惟理之常積而能散我施用光萬夫造天
機其高罔是曰善官清公之哉

義烏徐君墓誌銘

同義之徐在烏傷為右族先老所傳版籍故隸諸暨
嘗有官吳越為常侍者游烏傷之同義樂其上俗遷
焉其譜牒可見者臘生舜臣舜臣生世都世都實生
君君諱文獻字德之質厚博飭以嚴見憚於里中治
家訓子咸有節法母朱夫人棄世君方穉已能自持
及父沒傳家政奉後母余夫人尤篤鐘鄉人之習於
徐氏者莫知其異出也此鄉競者平之病者藥之負
責不能償者已之天大寒麻並合博獨困殍日賦之
食至于春乃罷帥以為常歲道四年六月十八日終

于家享年六十有六七年二月四日己酉葬于白馬
之原娶劉氏三子長人傑次人鑑將仕郎次人瑞蚤
亡孫男八人侃儼倬餘未名孫女三長適進士余標
餘在室曾孫男四女二尚幼自襁褓禁忌之說與士
始死其親而微利巫爭覲訟客其匱守下遠者或數
十載蓋有黜腐骨銷而終不掩者矣予竊駭其然力
薄不能起俗獨私與從游者道之人傑以書來曰先
君之喪再暮矣宅兆未卜無倬幸從諸生後與聞緒
論敢不敬戒以終大事吾子其賜之銘以卒相人傑
也乃銘曰

厥於中乃厥封惟時有嘉徒義塚此銘詩

附韓氏誌

乾道七年夏六月庚申左從政郎太學博士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呂某附其繼室於元配之
兆始某踰冠授室蓋今尚書左司郎中韓元吉長女
既五年而夫左司公實識其葬後七年復女焉越二
年又夫壽二十有七改月而葬與長姊同域異穴惟
內外辨位而司家政者名不出壺箴敬戒以祗婦道
猶其常也茲用不書以附春秋之義士姓世繫列於
前志者亦不再見二女長曰復幼曰螺

蘭溪葉君墓誌銘

始予道蘭溪葉君介其子來見視其貌恢然長者也
進之語樸質少瑣瑣意訥然喜之是後歲一再躋舟
漢許君賓送下上亡怠容今年秋復過焉事適不暇
接君居亡何里生周祥以書至曰噫君死矣其孤誕
繁然衰經不敢釋喪次躬請銘於門下使祥以告予
既數面君而誕實從予游乃序而銘之君諱璠字子
益上世壽昌人移其版於婺之蘭溪者四傳矣曾祖
昌世祖逢考固君雖浮湛里閭而協族輯鄰若嘗知
書者家故寡縮衣嗇食資其子學甫收一科以養而
君不能待也卒以乾道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壽五十一
有七娶胡氏男一誕也今為左迪功郎新臨江軍
江縣主簿女三長適蔣黼次適陳良士次在室其年
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縣之清江田三應氏塢銘曰
置也饒之簋也奪之罔極之壽匪壽是縻

郭宜人墓誌銘

泉溪劉氏北域有別卜清溪之原者是為戶部公之
配郭宜人墓既葬二年戶部以書來諭曰邦翰老而
哭妻墓草再易矣見故奩塵篋依然有餘思是非若
小兒曹戚戚歎歎也吾妻無恙時自闌以內表葛公

萬醪醴養醢孰水而凍孰火而燔孰社而釀孰臘而
儲吾未嘗過而問焉飢至知食寒至知衣客至知獻
酬而已視已出若妾媵所出拊育惟一族黨無纖介
薄厚之議授室以來袖手旁觀每謂家政直差易耳
及失吾妻治官文書腕脫入戶將少休問米謁鹽者
旁午喟然而嘆始知其難益念吾妻四十年代予勞
之不可忘也故過時而哀未衰子嘗有意銘其藏幸
卒成之某先隴實在發之武義於泉溪蓋同縣與戶
部游再世矣歲時往來占壺職於盃盤固得其略諸
子相從講學履屐裝齋 皆宜人均一之德所形

見也銘敢不諾宜人卒以乾道六年十一月七日享
年六十有四時戶部知常德府歸葬以乾道八年十
月某日曾祖宗元贈少傅祖塚贈太師考三益左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祿大夫妣孟氏齊安郡夫
人子男子八人粹中迪功郎新衢州龍游縣尉敏中
迪功郎新衢州江山縣主簿允中時中應進士舉居
中虛中皆天餘未名子女子六人長適從事郎永州
軍事推官應材次適朝請郎尚書司封郎中鞏湘次
適承議郎周權次適太學生凌颺次適進士黃開次
未行於是戶部方為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總

領湖廣京西財賦銘曰

維斗之樞系隆地高揚于素門乃錫其錫風有芳首
持之撫之我心和平諸御是鑒子舍遠竟文車交道
歲時晨昏來面來告並耦而耕獲失其一里人作詩
感于姻戚

義烏樓君墓誌銘

太史氏凡例登于策者有彝品惟以孝著則雖嶺隈
水涯凋瘵嫠獨亦編名達官顯人後並藏於金匱石
室甚嚴風勸隆尚之意遠矣自予少時廣坐間往往
刺樓君孝行既而君諸子從予游益熟其為人蓋君

篤於孝服母喪廕以櫛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日暮
繞冢哀號冢下耕者皆徘徊為墮淚日負土築冢自
課三十有比外除冢高數仞其行實應史法及執筆
隸太史閱郡國所上義夫節婦君名獨沒不見退而
問嘗交君者則曰自削數十年鄉人合辭列君于縣于
州于部刺史州遣從事即其廬勞君且問狀君固謝
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要說再三迄不能強予聞
而太息世衰道微或偽孝以奸利君窮人之所難乃
以常自居匪質之厚不能也以君之質而約之以禮
翼之以師友可涯哉君諱蘊字季發曾祖訓祖琳父

中立占籍婺之義烏鄉則崇德也娶周氏男五長公
重蚤天次孟愷仲愷叔愷季愷女五壻曰黃昭祖何
堯夫楊若訥龔世英季未行以乾道七年十月初四
日終于家壽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盤
松里九江原距先墓纔數十步成君志也君少游場
屋親終即罷舉環舍培松菊自娛意獨鄉古歲時祭
享撤楮幣去浮圖老子之位然君世巫祝不至門性
剛介朋友有過每面數之然四困躓者亦發橐賑卹
無所靳故皆嚴憚之而不敢如銘曰
跨都而議猶得其履坐閭而誦釐錙折銖烏傷之評

於君則俞次詩伐石貫于幽墟

薛常州墓誌銘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
又家于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
孫庠以馴行聞于鄉庠生強立始脩補闕之舊續其
祿蓋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
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
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
學于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
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坳

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
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
幼達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
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
犖與常見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
寫機宜文字荊州善袁溉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
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
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
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
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鸚鵡香薛翁不
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日往陳所學
叟漠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
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
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絕不爲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
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
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爲其屬道潔期至蜀授
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
合謝去遇道潔於峽而公旣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
武昌號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
迎謂是邑久不可爲子敢嘗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

以縣為可為今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銜轡
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與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
和釋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
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
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密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
叛盟公白其長視要害兵刑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
即公咨計畫虜亮悉眾瞰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
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成閔得蔡有破竹之勢盡守
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武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顧
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兵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隄

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
城亦踵接復為虜矣江淮仕者大氏無固志紛紛遣
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
故多盜鐵冶營田募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
治即孫吳故宫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
如聯保甲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
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束討論甚
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二保為
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
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共

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蚤暮之節
禁蒿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廷閱其尤
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為色槍仗皆中度候望干楨不
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
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與
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滌夏潦波道在事者
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
傳呼總隊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
隊鈎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
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

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虜退人心
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為閔暴公曲得
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徵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大喜
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多來輸邊縣當饘信陽公部
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嗟相望
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親戚為死決公
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
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
護視如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
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

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
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
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
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
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
言治體有本才願遵三公之選青以進人材張紀綱
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
職寡牧伯之任分為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
為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孰公
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

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豈以
仁義綱紀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
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滿上明年復召審察
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
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度江邊吏復羨淮比民多款
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
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
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額屋以
丁額田二丁共一牛犁杷鋤鍤鑿鑿具六丁加一耨
刀每甲輾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粟其家至食

新罷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通等而
合肥羸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六百一
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
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謀其主之就撫
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
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
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墾築
冶鑄斷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亦可支數十
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素而足淮人
謂耳目所未覩公曰吾非爲今日利也蓋合肥之圩
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實古邾城地直蔡
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指意深遠矣光守宋
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
止五戶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爲一籍以幸
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
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
竟端友以憂死習爲媒者皆竦而虞丞相始不樂公
矣故爲多端廢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蓋少自
紕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
實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敝不計而謾爲而後外

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
未免徇名則趣辨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
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誣謾者敗而不誅諛說者察而
不去左右為欺囊橐適為盜核則遠堅大為閭則小肆
其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坦切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
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昭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
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
復進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
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
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為

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杜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
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
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
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
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薦皆報
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慤
到上慰勉遣馬公既數厚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
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為變益害公舍
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
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

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
會去郡而輟王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為朋私為
約無待輸主戶租前為政者或縱吏之公嘆曰郡國
幸無事而鼠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
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
畱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
競哀歛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
削而共億稍餽校軍興前五六倍吏翫法摘抉無遺
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
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
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
郡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
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為它謬
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鑄議愈急公爭之愈強
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
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賈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
差隸郡者止今見負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
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
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
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

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違里中觀
法焉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
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由
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
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
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驚
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
授博搃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闕
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
融液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

一經公講畫枝葉扶踈縷貫脉連於經無不合於事
無不可行泣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其
所部吏曹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
之職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
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為主
所見踈快軒割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傯札翰正措
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
也其為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堅志強
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
易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

圖志之屬藁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黃
公夾江為令歸以公所為語某固已矍然自失後十
載乃識公于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
知壙法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
其可不為公一言乎詞曰

墮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滌其源晝夜不捨罔系道之窮
豈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乎于長于長于君
僅一施之乃沒元身故吳之蹟故邾之遺既堙既平
其尚有稽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

卷之二